

文匯讲堂

传播人文关怀 汇聚高端名流 讲得通俗易懂 堂中尽情交流

2014年3月22日 总第69期(“东方讲坛·文汇讲堂——哲学与我们的时代”第3期) 报名、话题网页: <http://www.whb.cn/zhuzhan/jiangtang/>



哲学的意义与批判的价值



张汝伦
主讲嘉宾

1953年生于中国上海。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哲学学院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特约编委，《当代中国哲学丛书》主编。2004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东南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台湾辅仁大学客座教授、德国特利尔大学客座教授、黑龙江大学兼职教授。

“东方讲坛·文汇讲堂”哲学演讲季 哲学与我们的时代

2月22日	嘉宾:吴晓明 复旦大学教授	主题:哲学与我们时代的当务之急
3月8日	嘉宾:王德峰 复旦大学教授	主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
3月22日	嘉宾:张汝伦 复旦大学教授	主题:哲学的意义与批判的价值
4月12日	嘉宾:童世骏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主题:凡俗生活与理想境界
4月26日	嘉宾:俞吾金 复旦大学教授	主题:历史主义与当代意识
5月18日	嘉宾:高瑞泉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主题:哲学照亮文化精神
6月1日	嘉宾:陈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主题:中国哲学的正能量

哲学：“未知的已知之事”，理性的公共之用

编者按：

本文作者齐泽克，节选自原载于英语的哲学期刊 *Topoi*，第25期第137-142页，2006年。实习生谢怡华（同济大学在读哲学博士）译。齐泽克（Slavoj Žižek，1949.3.21~）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拉康传统最重要的继承人。

哲学的任务： 辨认“未知的已知之事”

有些问题不仅没有对或错的答案，而且本身就是错的问题。哲学的任务不是提供回答或答案，而是向问题本身提出批判性的分析，让我们看清，我们感知问题的方式阻碍了我们的解决。

2003年3月，拉姆斯菲尔德对已知和未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次略显外行的哲学讨论，他说：“存在着已知的已知之事。这些事是我们知道我们知道的。也有已知的未知之事，这是那些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但还有未知的未知之事。这些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而最关键的是他所忘了加上去的：那些“未知的已知之事”，那些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确切说来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是“不知道自身的知识”。拉姆斯菲尔德认为，与伊拉克的对峙中最主要的危险是“未知的未知之事”，甚至对那些来自于萨达姆的危险没有丝毫怀疑。伊拉克监狱的丑闻却揭示出，主要危险是“未知的已知之事”，我们假装不知道那些不予承认的信仰、假设和丑事，然而它们才构成了我们公共价值的背景。挖掘那些“未知的已知之事”是知识分子的任务。这也就说明了拉姆斯菲尔德何以不是哲学家：哲学反思的任务确切说来就是辨认出我们生存中的“未知的已知之事”。这也就是说，康德所说的先验性的东西如果不是这样一种“未知的已知之事”的网络，这样一种我们为察觉的意义之视域，那也至少构

成了我们通向真实的路径。

康德的启蒙： 特异个人的普遍性

康德构思出了世界主义“世界公民社会”的理念，这并非简单的民族国家公民向全球跨民族国家公家的扩张，而是涉及到了从一个人“有机的”，在特定传统中实现的民族身份认同原则，向完全不同的身份认同原则的升级——可参考德勒兹的普遍特异性，它对于由个体性-特殊性-一般性组成的三重性，这也是康德与黑格尔的对立。对黑格尔来说，“世界公民社会”是一种缺乏实质内容的抽象，缺少特定的中介，因而也就缺少现实性。这涉及到的是一种抽象的身份认同，无法从实质上把握到主体；对于个人来说，唯一的方法是有效地参与到普遍人性中，因此也就是要通过充分的对特定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比如说，只有个人作为德国人、英国人……而言才是“人类”。对康德来说却相反，“世界公民社会”将普遍特异性、特异主体的悖谬作为特定之物的中介，直接参与在普遍性中。这并非是与包围性的全球性实体（人类）的认同，而是与普遍的伦理政治原则的认同——其原则为所有人所知。

这也就是说，康德著名的话“什么是启蒙？”，意味着“公共”与“私人”的对立。“私人”并非与社团纽带对立的个人，而是一个人特定身份认同的社团-机构秩序，而“公共”则是理性实践的跨民族普遍性。悖谬在于，一个人参与到“公共”环境的普遍性维度中，是作为一个特异个人从其实际的社团身份认同中抽象出来的，甚至是对立的——一个人只有作为彻底的特异，在社团身份认同的缝隙之中才是真正普遍的。

哲学的批判性： 解蔽公共领域中的真实情况

作为“理性的公共之用”，哲学的任务，并不

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重新定义它们；不在于回答问题，而在于提出恰当的问题。

有一个有关民主德国的老笑话：一个德国工人得到了一份在西伯利亚的工作；他知道所有的信件都会被检查，他告诉他的朋友们：“让我们建立一种暗码：如果你收到我的来信是普通的蓝墨水写的，那就是真的；如果是红的，就是假的。”一个月后，朋友们收到他的第一封来信是蓝墨水写的。“这里的一切都棒极了：商店里商品琳琅满目，食物充足，住房又大供暖又好，电影院里放的是西方的电影，还有很多漂亮姑娘等着要邂逅一场艳遇——唯一没有的就是红墨水。”此处，结构比看起来的更为复杂：尽管工人不能以预定的方式来表明他在说假话，他却以贯穿信息的方式来诉说。——怎么做呢？他把暗码放到带暗码的信息中去。当然，我们在这里所遇到的是标准的自我引证的问题：信件是蓝墨水写的，其内容就完全是真的吗？答案是没有红墨水这一事实，而信本该是用红墨水写的。亮点在于，提及没有红墨水，这一字面的事实是有独立性的；甚至如果真的有红墨水，无法获知的谎言，是审查情况下获知确切真实信息的唯一方法。

这不就是批判哲学的矩阵吗？它不仅存在于审查制度的“集权主义”条件下，在自由主义审查制度更精巧的条件中也是如此。一个人开始同意说他有自由获得他想要的一切——接下来他就加上说，他唯一所缺的就是“红墨水”。

我们“感到自由”，因为我们无法确切地用语言表达我们的不自由。缺少红墨水在当今就意味着，我们用来指称当前冲突的主要词汇——“恐怖战争”，“民主与自由”，“人权”等等——都是错误的词，它们模糊了我们对情况的感知，而不让我们思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自由”本身遮蔽并维持了我们更深层的不自由——这也就是哲学让我们看清的。

各种语境中的常识

现代汉语语境中的常识，对应的是英语中的 *common sense*，是一种感知、理解和批判事物的能力，几乎为所有人所共有，并且几乎能够被所有人毫无疑问地所接受。日常生活中对于常识的理解，脱胎于哲学中对常识的讨论，涉及到好几门不同的欧洲语言，包括有拉丁语的 *sensus communis*，希腊语的 *koine aisthesis*，和法语的 *bon sens*，然而这些词语也并非完全相对应。

古代哲学对常识的解释

就哲学中的运用而言，“常识”至少拥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源于希腊哲学的，指的一种动物灵魂的能力，由亚里士多德提出。他在《论灵魂》中着重讨论了常识概念。他认为常识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能使得各种不同的感官集合起来感知各种不同的特征。比如运动和体积，这些为所有事物所共有的特征。这种能力帮助人类和动物能够分辨和辨识事物。它与基本的感知和人类理性思维不同，但却能与后两者共同运作。第二层含义，则受到了罗马哲学的影响，尤其是斯多亚派哲学家们，包括奥勒留、爱比克泰德、西塞罗等人的讨论。通常被用作指称对于其他人及社团的一种自然的人类感受。正如日常生活中的运用，这两层含义都指代一种基本的意识和判断能力，自然地地为绝大多数人所共享，甚至不需要有任何解释。

常识概念处在历史中

而所有的“常识”意义，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意义，都与复杂的历史纠葛在一起，并且在现代西方文明史的政治和哲学讨论中演化，尤其是有关科学、政治和经济的方面。尤其是在英语语境中。在现代，“常识”一词经常被用作起修辞效果，有时是贬义的，有时则具有权威性的褒义。“常识”常被贬义地等同于粗俗的偏见和浅薄，但也常常被褒义地用来指代好品味的标准和最基本的原理。

现代哲学对常识的再思考

从笛卡尔对常识的批判开始，哲学史上发生了欧洲大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之争。在笛卡尔著名的《谈谈方法》一书中，他建立起了常识的现代意义及其所面对的争议。他声称，所有人都有近似的和足够的常识，但罕有人能够很好地使用常识。因此，笛卡尔描绘了一种怀疑论的逻辑方法，人应该使用这种方法，而不是过分地依赖于常识。笛卡尔开启的讨论引发了一系列的回应。在接下来的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中，常识则被更积极地视为是现代思维方式的基础。常识被用来与形而上学相对立，而形而上学则与古代政权联系在一起。如托马斯·潘恩最广为人知的小册子就以“常识”为标题，该册子被称为整个十八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册子，影响了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如今，常识概念及其运用方式，仍然是哲学中的方法论和伦理学讨论中最常见的话题之一，也是现代社会科学哲学中的焦点问题。

撰文/谢怡华

哲学史中的常识概念